

历史与自然—环境史研究综述

文圣杰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环境史自兴起以来, 便寻求打破人类中心主义, 将自然生态引入历史叙事。早期学者借用生物学与生态学概念建立了学科基石。第二代学者引入文化建构论与物质主义转向, 解构了传统范式并开始关注环境正义。环境史不断突破学科壁垒, 全面革新了传统历史学的研究范式与时空尺度。

关键词: 环境史; 全球史; 研究综述

History and Nature — A Revie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search

Wen Shengji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Gansu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Since its emergence,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sought to move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by incorporating natural ecosystems into historical narratives. Early scholars laid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by drawing on concepts from biology and ecology.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troduced cultural constructivism and a materialist turn, deconstructing traditional paradigms and beginning to focu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Environmental history has continuously transcended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thoroughly transforming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paradigms and spatiotemporal scales.

Key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Global history; Research review

0 引言

传统历史学长期将人类以人类本身的活动为研究对象, 环境生态往往作为历史事件的影响因素和背景板而存在, 长期为历史学研究所忽视。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 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跨学科边缘学科骤然兴起, 其核心宗旨便是打破历史学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 将自然生态重新引入历史叙事, 使其成为历史进程的积极参与者与关键变量。

本文将完成环境史学术谱系的梳理工作, 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环境史的起源, 第二部分重点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第二代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与物质主义修正, 第三部分考察 21 世纪以来环境史的新进展。

1 范式奠基: 美国环境史的起源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出现了首个将环境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学术建制, 这门学科具备明确的自主学科意识, 这样的事件并非随机出现, 是时代危机、社会运动与历史学内部范式转型共同推动的结果。环境史刚进入初期建设阶段时, 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没有成熟的人文理论可依托, 便直接从生物学和生态学领域借鉴核心概念。

二战后美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期, 到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 这种增长引发的严重生态问题开始显现。1962 年, 蕾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 正式开启现代环保运动, 1970 年美国首个地球日设立, 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就此觉醒。

罗德里克·纳什、唐纳德·沃斯特等早期环境史学家, 因察觉到现实中的核心问题, 指出历史学若不将自然纳入研究范畴, 就无法真切解释人类当前面临的生存困境。这些学者尝试构建全新的叙事框架, 把历史学的研究范畴从人类社会内部事务, 拓展到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互动层面。

20 世纪中叶, 自然科学领域形成了一门高度系统化的生态学学科, 历史学家引入这门学科时, 没有直接抄录数据, 而是将它的核心概念转化为历史分析的框架和解释工具。

第一个要讲的是生态系统与自然的主体性, 1935 年, 英国植物学家阿瑟·坦斯利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 说明生物群落和它的无机环境, 是靠物质循环、能量流动构成的动态整体, 早年间的环境史学家, 很快就把这种整体论思路用到了自己的研究里。

顶级群落与衰退论叙事是接下来要介绍的内容, 美国早期植物生态学家弗雷德里克·克莱门茨提出的植物演替与顶级群落理论, 是这一叙事的核心, 给第一代环境史学

家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这种生态平衡论,几乎被多数历史学家尤其是唐纳德·沃斯特全盘接纳。他们将这套理论作为参照,构建出早期环境史里最经典的衰退论叙事,即人类涉足之前,自然处于完美的顶极平衡状态,人类的开发属于外来的破坏性干扰,使得生态系统出现退化与危机。

最后要讲的是环境承载力与生态扩张。最初,环境承载力指的是特定环境里,该环境的资源所能维持的某一物种最大种群数量,历史学家在解释全球历史上的族群迁移与帝国扩张现象时,给这个原本的生物学概念赋予了强大的解释力。

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在《哥伦布大交换》与《生态扩张主义》两部著作中,推翻了以往看待殖民扩张的主流历史观点,克罗斯比指出,欧洲人能够顺利占领美洲与新西兰,并非只依靠舰船火炮或是计谋策略,更多是依托他们身上携带的天花、麻疹等病菌,以及猪、牛、羊、欧洲杂草等物种。克罗斯比把研究视角延伸到微生物、植物根系这类微观领域,成功让历史学界认识到,环境因素的变化能直接拆解并重构人类文明的分布格局。

美国第一代环境史学家,研究环境史时方法论出现分流,形成两类路径,一类是纳什代表的思想观念史路径,另一类是沃斯特代表的唯物主义经济—生态路径。

《荒野与美国思想》是罗德里克·纳什的著作,他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为线索,梳理美国人对荒野概念的隐喻变化,书中提到早期清教徒将荒野视为充斥邪恶、游荡魔鬼的危险区域,后来受梭罗、缪尔等浪漫主义与超验主义代表人物影响,荒野被赋予神圣、纯净的属性,成为能净化现代工业社会人们灵魂的精神场所。纳什的这项研究提出,环境史研究不能局限于单一维度,需覆盖两方面内容,一是地表物质的变迁,二是人类脑海中自然概念的演变。

和其他相关研究者的方向不同,唐纳德·沃斯特选择了立场更坚定的唯物主义批判路径。《自然的经济学》里,沃斯特完成了生态学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工作,同时着手搭建一套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还把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生产方式,拓展成涵盖自然要素的生态模式,指出人类历史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与生态学能量流动之间的长期对抗。资本主义要获取无限量的剩余价值,就得打破生态系统的循环规律,把复杂的生物多样性简化成单一的商品作物,这会让全球性生态脱节的情况出现。

第一代环境史学家借助生态学的理论支持,在历史学领域建立起独立的研究分支,不再让人类成为历史叙事的唯一核心。但他们对生态学中的平衡、顶极、纯净等概念

过于信奉,让早期环境史带有科学决定论特征,道德评判呈现非黑即白的倾向,还始终伴随难以消散的乡愁式衰退叙事。这些不足,推动下一代历史学家开展全方位的反思。

2 自我审视:第二代环境史的文化转向与范式修正

进入20世纪90年代,环境史在美国已逐步走向建制化与学术主流。然而,伴随着自然科学界自身对非平衡态生态学的转向,以及人文科学界后现代主义与文化转向的全面洗礼,第二代环境史学家开始对前辈们赖以立论的生态学决定论和纯净自然神话展开了激烈的自我审视与范式修正。

1995年,克罗农发表了《荒野的烦恼:或者,重返错误的自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界和环保运动长期奉为主臬的、与人类文明绝对对立的纯净荒野,本质上根本不是什么客观存在的原始自然,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文化建构。

克罗农论证道,荒野是19世纪末美国城市精英在饱受工业化折磨后,出于阶级乡愁和民族主义浪漫化而想象出来的一个精神避难所。这种荒野神话在认识论上极其危险,因为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二元对立:只有远离人类的地方才是神圣的、纯净的,而人类居住的城市、劳作的农田则是肮脏的、罪恶的。这种观念导致现代人在赞美远方无人荒野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在自己生活的社区继续排污,忽略了身边的环境责任。

更具批判性的是,克罗农揭示了荒野神话背后所掩盖的血淋淋的殖民历史。那些被现代美国人视为毫无人类痕迹的黄石、约塞米蒂等国家公园,在历史上曾是美洲原住民繁衍生息、通过选择性火烧等方式管理了数千年的文化景观。美国政府为了迎合白人精英对无人荒野的浪漫想象,用暴力手段将原住民强行驱逐。因此,荒野的建立不仅不是自然的胜利,反而是对一类特定人类历史记忆的无情抹杀。克罗农的解构迫使环境史研究彻底走出了寻找伊甸园的幼稚阶段。第二代环境史开始放弃追求寻找纯净的自然,转而走向研究被塑造的景观,即关注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深度交织、相互渗透的中间地带。

在解构了荒野二元论之后,如何重新叙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理查德·怀特在1995年出版的《有机机器:重塑哥伦比亚河》中,给出了极具天才创见的回答。

怀特拒绝将人类开发河流的历史写成一部人类大坝毁灭生态的简单破坏史。他引入了一种高度辩证的物质主义视角,提出了有机机器这一核心概念。怀特认为,哥伦比

亚河既是一个自然网络,同时在一系列大坝和水电站建立后,它也变成了一个人类的技术网络。

在这条河流中,自然的能量流动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已经彻底不可分割。人类通过汗水、机械和身体的劳动渗入河流的物理过程,而河流则通过其巨大的水力反馈重塑了人类的社会组织、产业布局和法律体系。人类恰恰是通过生产劳动这一中介来真正认识自然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的。如果我们只赞美不劳作的荒野,实际上就是割裂了人类作为生物的基本属性。由此,第二代环境史完成了从破坏与保护的二元对立向人类在环境中的动态调适的范式修正。

在第二代环境史的范式修正中,也存在着政治学、社会学层面的反思。第一代环境史往往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批判,而第二代学者则通过引入性别、阶级、族群等分析维度,剖析人类内部在分配生态成本和享用生态红利时的不平等。

首先是卡洛琳·麦茜特对生态女性主义的开拓。在《自然的死亡:女性、生态与科学革命》等著作中,麦茜特将环境史与性别史结合。她指出,在前现代时期,西方文化广泛将自然隐喻为养育万物的母亲,这种隐喻对人类的榨取行为构成了一种道德约束。然而,16-17 世纪的现代科学革命彻底终结了这一自然观。现代机器理性将自然解构为死寂的、可任意拆解的结构,宣称科学的任务就是征服自然。麦茜特认为,现代生态危机的体制根源,与男权制对女性的压迫、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支配共享着同一套话语逻辑。

与此同时,环境正义研究在 90 年代异军突起,彻底将环境史的视角从乡村和荒野拉回了城市与工业废墟。历史学家如罗伯特·布拉德等人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指出,环境污染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极强的阶级选择性与种族主义。化工厂、垃圾填埋场、有毒废料转运站,往往被安置在贫困工人阶级、非裔或拉丁裔汇集的社区。当富裕的白人中产阶级开着越野车去遥远的国家公园享受纯净荒野时,底层的有色人种孩子正因家门前的铅污染和化学毒气而饱受哮喘与癌症的折磨。环境正义的兴起,让第二代环境史具备了强烈的现实批判关怀。

3 破圈与重组:21 世纪环境史的跨领域新前沿

迈入 21 世纪,环境史摆脱了早期作为历史学边缘学科的身份。环境史研究与冷战史,城市史等不同邻域的史学进行交叉融合,不断扩宽学科研究视角。

21 世纪环境史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叙事尺度从小流

域、单一森林、特定国家,走向了宏观的全球生态圈层。这一范式的绝对领军人物是约翰·麦克尼尔。

2000 年,麦克尼尔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太阳之下的新事:20 世纪全球环境史》。在这部著作中,麦克尼尔发展出了几个核心的学术范式:

首先是圈层叙事对国家边界的替代。麦克尼尔彻底打破了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传统政治史框架。他直接采用地球物理学的结构,将全书划分为岩石圈、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他证明了,20 世纪人类经济与政治活动的溢出效应已经具有了行星尺度,任何跨国界生态流的无意识改变,都在反向规定着当代人类的政治走向。

接着是大加速与人类世的时间重构。麦克尼尔与地质学家保罗·克鲁岑等人紧密合作,将地质学概念人类世引入历史学。他们指出,自 1945 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人口增长、化石能源消耗、塑料与合成化学品的激增在地质学和生态学称之为大加速时期。通过这一转译,环境史学家成功将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与地球的深层地质时间深度结合,表明人类活动已正式成为改变地球地质面貌的主导力量。

最后是无意识改动与生态不确定性。麦克尼尔指出,20 世纪人类在疯狂追求经济增长、科技进步和意识形态胜利时,其对全球生态造成的颠覆性改变,绝大多数都是毫无预见性的。这种生态不确定性,已经成为了 21 世纪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最棘手的内生变量。

长期以来,在研究战争史时传统历史研究者会侧重于战略、装备、意识形态与地缘外交。在 21 世纪,环境史与战争史的深度结合以及对战争史的重构,为我们观察国家暴力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麦克尼尔在 2010 年出版的《蚊子帝国:大加勒比地区的生态与战争(1620-1914)》中,展示了环境如何介入战争叙事。麦克尼尔在该书中建立了一条长时段的、极具说服力的证据链条:

在 17 至 18 世纪欧洲殖民帝国在大加勒比地区进行野蛮扩张。欧洲殖民者为了建立暴利的甘蔗种植园经济,在当地进行了毁灭性的砍伐森林与土地开垦。这种剧烈的物质地貌改变,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结构,导致地表积水增加,无意中为蚊虫开辟了理想的孳生环境。与此同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将海量非洲奴隶运往美洲。伴随着黑奴贸易流动的,不仅是廉价劳动力,还有此前美洲新大陆从未存在过的非本土烈性病原体——黄热病和疟疾,以及适应这种病毒生存的特定媒介埃及伊蚊。

这一物质、物种与技术的重组,在加勒比地区引发了生态反弹。由于大加勒比当地的定居族群、混血阶层以及非洲奴隶在长期的低剂量接触中,逐渐获得了对黄热病和疟疾的生物学免疫力,这两种流行病便化身成为一种隐形的生态保护盾。每当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或西班牙帝国试图从欧洲本土派遣未经免疫的庞大正规远征军,前来镇压拉美独立运动或抢夺加勒比海权时,远征军就会遭遇致命的生物学阻击。成建制的欧洲士兵在尚未见到敌人之前,就因黄热病和疟疾而死亡殆尽。蚊虫的生态免疫网络,由此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军事地缘博弈,反向催化了美洲殖民帝国的衰落与拉美各国的民族独立进程。

而在冷战环境史领域,麦克尼尔与科林·安格合编的《冷战环境史》则开启了另一个前沿。他们指出,美苏两极对抗不仅是一场意识形态与军备的竞赛,更是一场对地球生态的极权式动员。冷战期间空前密集的核试验(如马绍尔群岛、塞米巴拉金斯克)、超级基础设施建设(如苏联的西伯利亚开荒、美国的大型高架公路网)、乃至为了反游击战而实施的系统性生态剥夺(如美军在越战中喷洒高毒性橙剂以毁灭大片热带雨林),都在地球地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地质烙印。

在传统欧洲史研究中,英国城市史具有深厚的阶级、市政管理与社会改良传统,往往聚焦于宪政斗争、工人阶级形成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公共卫生立法。然而,当生态环境的概念与环境史研究方法被引入这一领域后,学术界开始尝试用城市代谢的全新模型来重构 19 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城市史。

史蒂芬·莫斯利的代表作《世界烟囱:工业英国的烟雾史》,便是这一转向的精湛实践。莫斯利不再只关注荒野与乡村,而是将工业烟雾作为考察核心。莫斯利指出,黑烟在 19 世纪的曼彻斯特不仅是一个物理污染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政治网络:在观念层面,浓密的烟囱黑烟曾长期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视为工业繁荣、有工作机会、国家强大的自豪象征,形成了一种烟雾崇拜;在阶级层面,烟雾带来的严重阳光剥夺和呼吸道疾病,其受害者具有极强的空间不平等性,工人阶级被迫居住在下风向的重污染区,而富裕的工厂主则纷纷在乡村和上风向建立别墅;在基础设施政治层面,围绕如何界定经济可行的消烟技术、如何制定市政反烟法案,工厂主集团、市政官僚、平民医学家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博弈。莫斯利的研究证明,城市内部的下水道网络、自来水管线、甚至漫天烟雾,本质上都是政治权力与自然物质联合编织而成的第二自然。

4 结语:环境史对历史学范式的革新贡献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因现代环保运动而诞生的美国范式,到 90 年代跨越二元论、走向文化调适的自我审视,再到 21 世纪与冷战、城市、后殖民地地缘政治的学科融合,环境史用五十年的时间逐步发展为一个成熟的史学范式。其重构了历史的主体性,证明了气候变迁、病原体、动植物、技术基础设施等非人类世界,同样是影响人类历史走向的因素。同时进一步打破了学科的知识壁垒,成功搭建起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迫使历史学家必须学会跨越文献的界限,去阅读地球这本大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

参考文献:

- [1] 朱守政. 多维度书写全球环境史: 约翰·麦克尼尔的环境史研究[J]. 全球史评论, 2023(1):55-71.
- [2] 毛利霞. 近年来英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现状与特色(2000—2021)[J]. 都市文化研究, 2025(1):521-546.
- [3] 滕海键, 常博翔. 冷战环境史: 环境史视野下的冷战史研究[J]. 全球史评论, 2024(2):3-19.
- [4] 王玉山. 美国环境史的“混合转向”再评价[J]. 学术研究, 2024(6).
- [5] Worster D.: *Dust Bowl, The Southern Plains in the 193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6] Crosby A.: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2.
- [7] Nash R.: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8] Worster D.: *Nature's Economy, A History of Ecological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9] Cronon W.: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 [10] Merchant C.: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 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0.
- [11] Mosley S.: *The Chimney of the World, A History of Smoke Pollution in Victorian and Edwardian Manchester*, Cambridge: White Horse Press, 2001.

作者简介: 文圣杰(2002.12-), 男, 汉族, 江苏镇江, 研究生在读, 西北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 全球史。